



文化视点

三千年卢氏地名蠡测

史智民 尚柏仁 董振民 王春生

三门峡市西南大山深处的卢氏县,县城位于秦岭东端的余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簇拥的形胜间,城南濒临县域最大的河流——洛河,环城皆山,状若炉膛,冥冥中暗合其名,字异音同;隐隐如天生地成,自报门庭。

卢氏近年一直在打造“双千年古县”与“卢姓祖源地”,基础工作扎实,材料质量可靠,“卢姓祖源地”得到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肯定并确认。

据光绪版《卢氏县志》卷二地理·沿革载:“卢氏,古莘川地。禹贡豫州之域。周封虢仲,乃为虢国莘川,乃为虢国之境。”城池载:“卢氏县城,西汉始建。”

周时期的遗址,证明这里一直有先民在此生存繁衍;陕州城东南李家窑遗址(虢国上阳城)发现有东城壕、东城壕、北城壕、西城壕,宫殿、官城壕,规模整齐排列有序的粮仓,制铜作坊区,制骨作坊区,制陶作坊区等,以及上村岭虢国墓地,与文献《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七年(公元前775年)虢人灭焦”记载的相吻合;卢氏县文物库房、三门峡市博物馆库房都有春秋时期本区域的钱币——空首布,上有铭文“卢氏”(繁体篆)二字;与《古本竹书纪年》中所提到的“晋出公十九年(公元前456年),韩虎取卢氏城”基本相吻合。这些出土文物的年代与文献的记载年代,远远超出了“双千年”的宣传数据。

这个问题,前几年曾与三门峡市博物馆副馆长张帅峰在一起讨论过多次,形成了大体轮廓认识,我们曾推测,卢氏地域的早期文化面貌,或与关中地区如老牛坡等商代遗址的族群迁徙存在某种关联,但此说尚需更多考古证据支持。

考,本文暂不作探究;还是以“卢氏”为目标,通过文献、文字、文物相互印证,卡住时间节点,求得合理解释。“卢”(盧)字的古文字研究,甲骨文“卢”字像炉子的架子,本意即为炉。上为田,下有足。“卢”又有黑意,燃火烟燻变黑之故。另,还作祭名。其后的西周初,田上添有虎形字符。《史记·周本纪》:“明年,伐犬戎。明年,伐须密。明年,败眷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纣帝。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邶。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文王自姜里放归,用五年时间发奋征伐,扩大势力范围,最后铲去东进道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商之两翼之一的崇侯虎。这也是商朝成功的第一步,虢仲、虢叔这时候出现,文王的二弟、三弟排序前加封号为“虢”,这不是单纯的兵车能承担的名号,而是兄弟俩替哥哥浴血奋战,为谋略取得的关键性胜利的结果。能打败崇侯虎的人,加“虢”恰如其分;文王姬昌死,武王姬发立,十三年之后才灭商。牧野之战,诸侯咸会,其中参与的八百诸侯方国即有“卢”,《史记·周本纪》:“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鬻、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矛,予其誓。”说明“卢国”商朝末年即已存在。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建立,施行分封制、建立宗法制、实行井田

制、设置礼乐制,大封诸侯功臣谋士,班赐宗彝,方国渐趋弱化,由氏代国。“卢氏”也应该在西周初年开始出现,距今亦已超过三千年了。

关于“卢”的来历,夏时为豫州境,商时为莘川,故只能在商末周初寻找蛛丝马迹,钩沉过往。古文字学分析,甲骨文“卢”字炉形上有虎形,西周虎下为皿,这些变化似有端倪,能否理解为文王伐崇侯虎后,灭其国,占其地,迁其祀于今卢氏县这个地方,其后代子孙为纪念祖先,在甲骨文卢字形上加虎形符号以祭祀,因有黑意,又在中间加上黑字变成今天繁体的“盧”字。《诗经·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鬻。卢重鋹,其人美且偲。”(猎狗颈上铃当响,那人漂亮好心肠。猎狗两环套颈上,那人勇壮又漂亮。猎狗颈上套双环,那人又美又能干。)诗中的“卢”字表达就是黑意。现今卢氏县不但有卢姓,也有黑姓;灵宝市也有黑姓;陕州区、平陆县有虎姓;这些佐证客观上讲是符合逻辑的。也许三千年前卢姓、黑姓、虎姓是一家。

笔者一行曾专程探访卢氏县沙河乡三角村,拜会该县文史研究人员,并集中访问村中老年人,生产生活中没有发现过砖瓦残片及陶器,只说村东南有一圪塔塚,传说是卢君塚。故三角村及其相邻沙河沿线周围应留意商周遗存,可能会对研究卢氏地方文化有帮助。

墨海求索四十载 笔耕不辍悟书道

本报记者 夏泽辉

在三门峡市书法圈,有位浸润书坛四十载,孜孜以求的悟道者,他以对书法艺术的虔诚,深耕不辍,更以谦和温厚的品性,赢得大家敬重,他就是王连忠。

王连忠是陕州区西李村乡人,幼年受河南大学毕业的父亲启蒙,对书法产生兴趣。成年后,他先后在洛宁、陕州区、三门峡市财政局工作。即便日常工作繁忙,他对书法的热爱从未搁置。1985年,他考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法系和中央电大中文系。3年间,他每月两次到洛阳分校面授。其间,不但系统梳理了书法历史脉络,钻研各体技法,还曾聆听欧阳中石、李铎等名家的授课。

1990年,王连忠凭借扎实的功底加入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同年,他首次荣获峨眉全国书画大赛、国际书法比赛优秀奖。

对王连忠而言,书法从不是简单的“爱好”,而是融入骨血的痴迷。几十年来,他每日晨起必练字,从未懈怠;即便出差也总会携带字帖笔墨。

1992年,他听舞曲音乐时,不自觉地用手指踏着节拍比画写字。经过反复琢磨,发明了注射器“涵墨笔”,用这种特制的毛笔,可以踏着鼓点节奏一气呵成书写行草书。他首创的这种“音乐书法”曾多次应邀表演。1999年,他的“音乐书法”登上了河南省春节晚会的舞台,荣获一等奖,被国内外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为了参透书法“道”理,他曾陷入极致的思索:白天苦想技法,夜里

辗转难眠。直到反复琢磨后才豁然:书法从无捷径,唯有“勤学苦练”一条路。

2015年,他突然患了轻度脑中风,右臂酸痛僵麻。住院第七天,他在家人的照护下练习毛笔字,随意写就一副“偶来松下,高枕石头眠……”线条迟涩稍微抖动,沉着自然,开合有度。发到网上,得到了三门峡籍著名书法家王忠勇的好评,不禁心里一阵惊喜:我还能写字!

2016年春节前,他偶然翻到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晚年的字帖,字里的浑厚迟涩韵味瞬间吸引了他,遂潜心临摹。几个月后,他的作品在微信群里受到王忠勇、张高山、云平、樊贵敏等书法家的点赞与鼓励,这让他重新燃起信心。半年后,他参加河南省首届书法大赛,意外捧回最高奖。此后几年,他继续投稿参赛,多件作品在全国性赛事中入展、获奖。据统计,40年来,他共获得各类书法比赛奖项100余个,其中国家、省级比赛奖项30余个。

2017年,王连忠又得到王忠勇指点,下决心写出自己的风格。为此,他不知写废了多少张纸,琢磨了多少个日夜,才慢慢有了新的领悟:练书法就像和古人“恋爱生子”,生出来的“孩子”既像古人又像自己,这样才是好作品,才算真正成了“家”。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恰似王连忠一生攀登书法高峰的生动注脚。采访中,他始终强调,书法创作的核心在于领悟阴阳之道——洞悉矛盾对立、把握和谐统一,这正是艺术实现质的飞跃的根本所在。



史海钩沉

灵宝铸鼎原与荆山采铜铸鼎

姜涛

黄帝铸鼎原位于黄河中游南岸,灵宝市西北25公里的阳平镇境内,南依秦岭,北濒黄河,西接关陕,东连河洛。该地区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据《阙里县志》载:“铸鼎原,县东南十里。”该原为东南西北走向,大体是南北高突,中间低凹,南从秦岭脚下,南部为秦岭山脉。山上有轩辕黄帝采铜铸鼎的荆山,又称为首山及锯齿崖,其右有纪念蚩尤的蚩尤山,西临突兀高峻的轩辕台、考父山、太阳沟等山峰;沙河和平阳河(古称湖水)从东、西两侧流过。在铸鼎原及其周围3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北阳平、西坡、东常、乔营、桑园五坡寨、稠桑等仰韶时期古文化遗址30余处,遗址总面积4.36平方公里,主要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是目前研究仰韶文化和黄帝文化的重点地区之一。

北阳平遗址位于阳平镇北阳平村西,现存面积72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主要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存。从2020年开始,依托“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重大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和灵宝市文物保护单位组建联合考古队在北阳平遗址开展持续性考古发掘工作。2024年度共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壕沟2条、房址3座、陶窑4座、灰坑237座等。2025年3月,北阳平遗址成功入选“2024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

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表明,以北阳平遗址为核心的铸鼎原遗址群在仰韶文化中期率先进入初期古国时代,可称为“铸鼎原古国”,表明在该地区已经出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向外强势扩张影响时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通鉴》:“荆山,在城南三十五里,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此。”“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之阳。”人们记述黄帝功绩和最大贡献,使华夏一统的重要标志就是采铜铸鼎。远古时期,交通不便,黄帝和他的部落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采铜,再运到荆山来铸鼎,最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就地开采冶炼和铸鼎,那么首山就应在附近。于是,才有了最科学的一种说法——灵宝荆山作为秦岭之首,也被称为首山。

1998年5月,灵宝市文物部门与阳平镇政府联合对铸鼎原地区进行调查。在阳平镇荆山村南山中,考察队发现一古采洞,史书记载是黄帝采洞铸鼎时的采矿旧址,洞口周围可见打砸痕迹,洞口和洞中均发现有砍砸器、打砸器、高品位的铜矿石和烧石块。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灵宝铸鼎原地区的沙河和平阳河流域进行全面调查。通过调查,在西坡遗址的灰坑中采集了2块品位较高的铜矿石,矿石有人为敲打的痕迹,用途可能与炼铜有关,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述。

五千多年前,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铸鼎原上采铜铸鼎,点燃了人类文明的圣火。他带领先民们刀耕火种,开创了辉煌、灿烂的远古文明。五千年的今天,当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情逐渐剥开历史的尘封,感悟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串串足迹,深深地为先民们留下的这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静享书香

近日,气温骤降,寒意袭人,不少市民选择走进书店,在书籍的世界里寻找温暖与宁静。图为11月17日,读者在三门峡新华书店阅读书籍,沉浸在书香之中。

尚栋 摄

文化时评

让“村字号”文化品牌越来越亮

王晓兵

2024年,220多万场“村字号”文体活动在乡村火热开展,农民参与率超七成,这既是亮眼成绩单,更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缩影。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村字号”承载的不仅是乡土欢庆,更是乡村打造可持续发展品牌的重要机遇。

“村字号”的兴起植根于深厚乡土文化土壤。庙会节庆、民俗表演、农事竞技等活动,承载着乡村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与数字技术普及,让这些传统活动焕发新生。贵州“村BA”、广西“村超”借助新媒体突破地域限制,

从乡村赛场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陕西安康“村歌”大赛上,农民用方言歌唱新生活,展现出乡村文化从“别人展示”到“自己主动说”的自信。“村字号”还将日常生活“节日”化,赶大集等民俗编入节目单,打谷子、种庄稼等农事场景化为艺术表演,让乡村生活更具仪式感。而短视频、直播等“新农具”,则将乡土元素转化为易传播符号。

热潮之下,更需思考如何让“村字号”从现象级文化IP,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公用品牌。文化深耕是立身之本。“村字号”

源于农民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贵州“村BA”最初由村民自发组织,无专业场地和商业包装,却以纯粹体育精神与淳朴乡土情怀打动人心。这份源自泥土的真诚,正是品牌最宝贵的根基。因此,需尊重农民主体地位,鼓励基层创新,让乡土品牌永葆生命力。

平台赋能是传播关键。数字时代,短视频、直播等平台搭建起乡村与城市的桥梁。个性化推荐算法既让“村字号”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又带动当地特色产品销售与旅游推广。未来要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应用,帮助农民用好新媒体,讲好

乡村品牌故事。多方协同是长效保障。政府需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资金、技术、人才保障;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品牌承载能力;建立规范管理制度,保护品牌形象与知识产权。同时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良性格局。

展望未来,让“村字号”招牌越擦越亮,需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发挥平台传播优势与政府引导作用,形成多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为乡村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注入持久动力。